

# 村寨里的纸文明

——中国少数民族村社剪纸传统研究

乔晓光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100102)

**摘要:**文化的定义是多元的,不同民族社群、地区、国家对文化的界定也随着其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等因素而不同,其中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表现形式都是文化活态具体的一面。文章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内涵,提出并分析了“活态文化”的概念,同时,介绍了村寨及城市对活态文化传统延续的意义。以剪纸为例,通过对中国30多个民族的剪纸相关习俗的研究调查,证明了多民族剪纸研究的重要意义,阐述了以剪纸为载体的文化现象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文中简单归纳了中国各民族村社剪纸的现状和问题,呼吁对中国民间传统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民间剪纸;活态文化;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J5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82X(2014)S1-014-05

文化的界定是多元的。文化从广义讲泛指人类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精神与物质生产的总和,人类文化中包含着不同国家或民族地区产生的各种文明形态。文化是多样性的,因此对文化的理解和定义也是多维度的。狭义的文化指某一民族或社群认同的以信仰为核心价值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价值传统,这是文化活态具体的一面,包含着日常生活中有形与无形文化的各个方面。

## 1 活态文化传统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2003年,在最初推介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提出了“活态文化”的概念,这是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内涵的汉语语境的表达,这不仅易于理解,也符合中国古老农耕文明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社会存在的事实。活态文化即是指一定自然生态中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文化信仰传统内涵的社会生活形态和生存实体。在这里“活态”的概念包含2层意义:一是从某个民族外部看,这是目前存活的文化生态;二是从这个民族内部看,这是一个文化内在核心精神信仰价值体系仍然存活延续着的文化传统。中国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历史,以汉字为核心形成的书写传统,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汉字成为世界汉学界公认的中华文明持久性核心因素。汉字为核心的书写传统,基本以儒教文明的文化信仰价值观为主流。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渔猎文明、草原文明、农耕文明等不同文明的历史形态发展时期,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化类型和多民族的文化形态,这些多样的文化类型深刻的影响了后续的多民族文化的传承。今天,在中国乡村,那些渊源流长的民族文化形态依然延续存活着。多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于儒教文明,他们秉承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信仰,以口传身授方式在生活中传承着古老的文化血脉。活态的多民族文化传统是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多样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之一。

中华民族世代劳动人民传承创造的活态文化传统,代表了中华民族最具本土化信仰价值的文明特性,多民族传承的活态文化传统维系了文明活的肌体,传递延续了活的文化基因。所以,不了解多民族的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多民族农民的生活,就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化习性。今天,多民族乡村的活态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华文明活的文化生态,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这些多民族的村社文化传统不仅包含着历史的文化遗存,也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性。村社文化的内涵在文化的时间意义上是复合和叠加的,不同民族的村社文化有其自身文化时间意义上的归属性,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村社文化表现出时间意义上,更加多

收稿日期:2014-04-30

作者简介:乔晓光(1957-),男,硕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E-mail) xiaoguang.qiao@163.com。

元悠久的历史叠层。正是在时间意义上,村社活态文化传统为我们认知中华文明提供了可进入的活态文化空间,提供了承载文化的生活形态与人的习俗行为的范式,村社文化的日常性与文化方式的具体性成为我们可以用身心去认知体悟的文明之书,多民族的村社文化是活的文明志。

无论是古代农耕社会的经典古籍,还是今天的学术研究专著,文本常常并不对应于生活,文本中描述的文化和生活中的文化存在是分离的。需要反思批判的是,以往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认知是缺失的,对村社传统和农民的文化传承是漠视的。我们已经习惯了从文字和文字构筑的经典去解读文明;习惯了从文人精英和王朝的更迭去解读文明;习惯了从学术理论的框架去解读文明,但我们还不习惯从生活的日常性与普遍性认知文明,尤其不习惯从村社农民的生活解读文明,这也是我们至今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方法与学术体系的原因之一。

在今天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特殊时期,多民族村社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活的文明形态的认知,其意义是深远的,形势也是紧迫的。村社的含义既包含传统意义的自然村落,也包括中国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内最基层的行政村。村社是不同民族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最小单元,也是最基本的有文化模式意义的文化承载实体,村社文化形态即是乡村农民以家族血亲和文化信仰认同构成的生存生活形态。漫长的中国农耕文明历史发展中,村社文化持久顽强地承载了不同民族文化多样性传统,这些传统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消失与更迭而湮灭,也没有在历史的迁徙中被遗忘,村社的文化跟随着族群之人以及由其构成的生活习俗而存在。人对文化的敬畏与生存的心理需求延续了文化。不同民族的村社生活形态守护着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多民族的农民群体是这个文化现实的传承主体。

## 2 中国本土文化多样性代表——剪纸文化

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城市与村落是2种最具普遍性的聚落文化,两者都是文化与文明的基本承载实体。城市与村落互为关联依存,但各自功能不同,城市与乡村保留着各自发展的文化方式。以村落形成的村社文化,在漫长的农耕社会具有其合理的生存需求意义和必然性,村社文化不仅传承延续着族群的文化信仰传统和生存方式,体现着本民族文化的初始特征和本源文化基因。村社也遗存着族群古老的文化记忆,积淀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印记。村社文化是民族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可忽视的社会实践单元。村社文化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历史,今天我们从许多民族活态的村社文化传统中,依然可以看到文明遗存的丰富文化类型。少数民族剪纸研究项目即是在村社文化传统调查基础上展开的。

作为活态文化的中国剪纸传统,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形成的纸文明形态的活态传承。中国古代的造纸术不仅极大推动了以汉字为主体的书写传统,推动了文人书画的普及发展,也促进了以民间信仰文化为核心的活态文化的持续传承。民间的剪纸、年画、祭祀用纸、纸扎、灯彩、风筝、纸伞等,都是古代纸文明形态的延续。中国剪纸传统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具有多民族的文化普遍性,其反映了纸在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使用传统;纸承载的民族纹饰谱系极大地满足了民族信仰生活的需求。在古代的中国,纸不仅是文字与书画的载体,起到了复制、传播与记忆表达精神情感的功能,纸也成为民间信仰祭祀仪式中人与神、人与祖先鬼灵沟通的媒介和通道。在民间,纸本身既是有神圣性的,纸可以是灵魂(鬼魂)的载体,也是人敬祭情感心理的载体。纸在民俗仪式中成为吉祥与不吉之物的替代与象征。纸在民间的普及,其最重要的文化意义是保持了纸文明初期时纸的神性与文化的替代性,保持了纸在日常生活中精神情感象征的实际功能,中国的剪纸传统正是在纸的本质特性的基点上去发挥其在活态文化中的民俗功能。

纸的神性唤醒并维系着民间最古老的族群记忆,遗存着古朴悠久的纹饰符号信息,而仪式中的剪纸在文化替代性上,实现了无数代村民的神愿。中国多民族的剪纸传统,对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习俗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作用。在漫长农耕时代的乡村习俗生活中,使用最广泛数量最多的是民俗仪式的用纸,如祭神祭祖,或用于清明等节日,纸在民俗仪式中是与神及祖先亡灵沟通的媒介,是情感的载体,纸通过火的焚烧,完成祭祀心理的满足。纸还用来印制经文、神像、年画和纸马,用来糊制立体的彩扎、灯笼、神龛等。在中国有近30个民族有民俗剪纸的传统,以多民族乡村妇女为传承主体的剪纸传统,不仅在民间节日和婚丧习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剪纸花样也是许多民族服饰传承的重要载体。纸在民间有着自己非文字的、以图形纹饰为主体的活的文明形态。

剪纸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发明的造纸术影响了世界。但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剪纸和世界剪纸的具体关联和影响,中国剪纸在亚洲地区的影响是明显的,在日本还保留着中国唐代时期的剪纸遗物,在东南亚地区的小乘佛教文化区域,寺庙中的剪纸及刻纸金水漏印使用比较普遍。在中国云南一些民族今天仍保留着传统的民间造纸术。应当说中国的造纸术和剪纸在亚洲的影响是可以跨越田野调查和

文献查阅,发现其历史性关联的。剪纸不仅在亚洲,在美洲、欧洲也都有剪纸的传统。至今在日本、缅甸、泰国等亚洲国家,以及美洲的墨西哥,欧洲的波兰、瑞士、丹麦、挪威等国家还有剪纸传统的遗存。从世界剪纸的文化背景看中国剪纸,中国多民族生活形态中的传统剪纸遗存,成为世界剪纸现状中有文明认知意义的活态范例,也是认知中国本土文化多样性代表性的个案。

### 3 剪纸文化研究方法与研究进展

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项目的最初设想,是 2001 年中国剪纸向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开始的,那时还不清楚多民族剪纸的整体分布情况,只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民族剪纸材料编入了申报文本。后来随着申遗工作的逐步开展,以及在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学科建设的科研与教学中,我们坚持继续拓展加强对少数民族剪纸状况的调查。2009 年《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项目申请为文化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在此时我们已基本摸清了少数民族剪纸的大致分布,也确定了不同民族田野调查的基本区域,而相关学术研究文献的搜索也已基本完成。

多民族剪纸的研究具有重要文化意义,首先是补充完善中国剪纸研究的基础田野信息和整体性文化形态的发掘与梳理。同时也鉴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剪纸传统的濒危现状,因此,开展抢救式调查记录的时间是紧迫的。据我们调查了解的相关信息,在中国境内有 30 多个民族有和剪纸相关的习俗传统;其中包括哈尼族、德昂族、拉祜族、傈僳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白族、彝族、纳西族、傣族、毛南族、瑶族、壮族、黎族、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维吾尔族、锡伯族、柯尔克孜、哈萨克族、回族、土族、土家族、羌族、裕固族、达斡尔族。这些民族大多分布于中国偏远的西部地区 and 东北部地区,其剪纸习俗传统以山地稻作文化和游牧渔猎文化为背景,剪纸以纸材和非纸材的植物和动物类皮质为媒介,以剪、刻为手段,其习俗功能不同于黄河流域麦作文化为主的汉民族地区剪纸。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剪纸习俗传统许多还是我们未知的领域。由于近百年来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忽视,尤其对民间美术领域的忽视,所以中国民间剪纸的多民族整体性的调查与研究还没有开始,还缺乏建立在比较深入科学田野基础上的文化研究,尤其少数民族剪纸的基础性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还存在许多有待填补的空白。没有少数民族剪纸的整体性田野调查与研究基础,中国剪纸研究是不完整的。

根据我们以田野为基础的摸底调查,发现有近 30 个民族有相关剪纸的习俗传统,这些民族基本分布在边疆地区,涉及的文化信仰圈包括:东北地区的萨满文化信仰区域;西北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信仰区域;新疆的伊斯兰文化信仰区域;西南地区多民族巫俗文化信仰区域;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小乘佛教文化信仰区域。在这些文化信仰区域中,剪纸依附于不同民族村社文化信仰传统,依附于不同民族村社习俗生活传统。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信仰是多元的,在同一文化信仰区域分布着不同的民族,不同民族的文化信仰是多元的,比如文化信仰区域的界定要复杂的多。对剪纸分布文化区域的界定只是选取了该区域代表性、有影响力和一定文化认同基础的宗教用来表述,具体到村寨里的民族文化又呈现出许多文化习俗上的差异。

研究任何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存在一个大一统的文化模式,也没有程式化的文化标准。文化是以具体独特的活态文化存在呈现的。以往对剪纸的研究过于注重纹样系统,忽略村社文化传统中剪纸的文化存在,更忽视把剪纸还原具体民族村社文化的研究。通常的研究会越过村社,在一个更大的民族区域去寻找所需的纹样材料。文化的具体性在这种方法中不仅是残缺的,在时间框架及地方知识的特性上也易混淆和主观化。没有生活中文化的客观具体性,没有发现生活中相关具体性的关联,这样推理出来的地方知识,在客观性上是粗糙和主观的,也不具备生活还原的价值和真实性。

不同民族的村社,是这个民族文化存在的最基本的实体和最基础的文化单元。村社传承保持着最本源的民族文化形态,是民族文化活的细胞和基因库,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正是依附在村社文化传统中绵延存活的。村社不仅是历史遗存与族群文化记忆生长的土壤,村社也是适应调节族群当下生存的公共社会。村社本身是一个农耕文化历史中最具普遍性的文化物种,对于村社里的村民来说,村社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些生活在边疆偏远地区的民族村社,成为村民终生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他们或许终生都没有远离过村寨。

活态文化的村社研究方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化生态的整体,回到村社的世界,去发现文化的真实存在,去发现村社民众对文化的情感心理和社会需求。《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研究》项目即是以活态文化村社调查的方法完成的。10 多个专业志愿者,分别进入到边疆地区 20 多个民族选定区域的村社生活中,通过田野调查的多种方式,发掘生活中的活态文化。把剪纸研究还原到村社的习俗生活中去研究,还原到传承群体之人的生活中去研究。让生活去呈现自身,让传承人和村社里的人自己来说自己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地方文献和相关学术研究背景,去梳理出村社文化中剪纸的相关内容、文化特色、存在的问

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设想与思路等等。

回到了生活,回到了民族文化遗产最基层的村社,像潜入了生活的河流,一切在身心的体察与发现中逐渐清晰起来。我们可以从这些来自各地村社的调查信息中听到基层文化遗产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仅代表了村社的现状,也为非遗保护提供了问题的参照。当下的非遗保护,自上而下的政策方式多,但缺少的正是这种从基层着眼的有问题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和急需的方式。

## 4 各民族村社剪纸文化传承现状

从各民族村社剪纸传统调查中梳理出来的现状问题,归纳简述为以下几方面。

### 4.1 现代化城市化建设冲淡了村社民族文化传统

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影响冲淡了村社民族文化传统,许多传统性的民族标志性的事物发生流变或衰微。如民族服饰在一些地区的淡化和款式的简化,许多传统民俗日常生活用品被现代化商品替代,村社开始接现代化城市的商品消费生活。

### 4.2 机器使用对手工制作的冲击

民间剪纸相关的民间刺绣、服饰制作等方面,手工性制作正面临着濒危趋势。许多民族的刺绣品已普遍使用机器绣花,机绣生产快,价格便宜,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手工刺绣精致有品质,但生产慢、手艺要求高,市场属高端需求,需求者少,因此手工刺绣无法维持生计。

### 4.3 文化物流削弱了地方基层文化的传承

“文化物流”的利与弊。政府非遗工作推动了民间剪纸走向社会,提升了社会认识剪纸的价值观。但政府非遗认定的代表传人是极少数,大部分传人无法入围。因此,许多成为代表传人或获称“民间艺术大师”称号的人到处表演展示、销售,而文化原生地剪纸依旧缺乏市场,处于边缘无人关注。原本在当地市场销售剪纸的传人,因为评上省级或国家传人,也离开了本地市场,他们不断地在各类展览活动中受益,但当地市场缺乏传承,基层传承工作衰落了,则无人问津。那些离开当地市场民俗需求的传人,他们在不断展演中作品越来越脱离原本的民俗与传统的特色,成为一种没有文化内涵的装饰艺术商品。这种文化物流式的传承,表面看是一种繁荣,实际忽视削弱了地方基层文化的传承,如此长久,基层文化遗产的衰落,展演艺术的异化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 4.4 过度开发导致村社的消失

面对多民族村社文化传统代表性文化类型的抢救式发掘,应是目前给予高度重视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已成定局,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期,许多地方政府过度开发和强行开发的事件频频发生。乡村大地上的村社文化在面临着衰落与消失。村社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文化的物种,在经历着千年未有的变革与冲击和毁灭。少数民族地区的村社属于文化发展相对封闭和发展缓慢的地区,这些村社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活态原型。没有比村社文化传统,更具有传统代表性的文化了。村社的生活是一部完整的民族文化志。所以,对村社中活态文化抢救式调查研究,就有了跨学科的文化意义和文明的个案研究意义。村社的消失,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文化生态与形态的死亡。人与村落和庄稼构成的世界,他们的消失会使同一片土地成为文化荡然无存的空虚之地。

从古代皇权不下县的乡绅治村的传统,到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行政权力向村社基层管理的延伸,许多少数民族村社行政管理体制已纳入了国家共同行政管理体制之中,但村社多民族的文化传统并没有被纳入其中。村社的文化传统仍处在自发、自在、自生自灭的边缘状态之中。如何对待多民族多元化多样性的村社文化传统,这是国家非遗传承事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多民族文化许多文化物种能否保护下来的关键。

### 4.5 曾经对信仰类的仪式剪纸的否定

在整个少数民族剪纸传统村社调查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民间宗教与巫俗信仰类的仪式剪纸传承状态比较稳定,文化传承在村社中仍然保持着基本的社会需求和相对稳定的师徒传承模式。这反映出少数民族地区村社文化中民众传统信仰文化心理依然存活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也反映出依附于自然生态的传统村社生活形态依然存在着。村社中民众生存文化心理集体意识中古老巫文化记忆的遗存依然存在。如何对待信仰类的仪式剪纸传统,以往北方的萨满文化区域、西南的巫俗文化区域,曾经在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下给予了否定与批判和摧残。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开展,我们已开始以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去对待这类遗产。因此,仪式类剪纸的传承与保护,具有一定村社民众信仰的自发性基础,我们应当以更具人性化的精神去批判那些对迷信过度迷恋和追求。但对那些具文化代表性的仪式类剪纸应给予关注和保护,因其作为文化物种的稀有价值,其文化的意义和历史与文明的认知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剪纸本身。

#### 4.6 村社一级的公共基础建设不足促使村社生活形态的瓦解

国家九年义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教育传承,对于一些人口数量偏少的民族,几乎成为唯一的面向下一代文化传递的渠道。教育传承也是推动不同民族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文化形态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村社文化中的低幼年龄与小学阶段的教育就具有了重要的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而当下相反的是,国家在村社一级撤校和幼儿园的举措,不仅是村社教育的就近上学带来诸多不便,某种意义上也在促使村社生活形态的瓦解。因为,青年的父母带着就学年龄的孩子离开了村庄,也许就此不再会回到村庄的生活里来了。村社一级的社会化公共性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国家能有更大力度的扶持,尤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村社教育的扶持,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

#### 4.7 剪纸的地方文化特色

村社文化代表一种民族日常生活传统,日常性中又包含着具体的地方性文化特征。因此生活的日常性和地方文化的感受同样是剪纸艺术的特性。但剪纸作为以人为本的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化创造,在思维和生存情感方面更靠近人的本能和族群集体潜意识中认同的文化信仰记忆。

多民族的剪纸传统反映了民间美术的本源性特征,即以心手结合、以生活日常性中的文化信仰为主题、以隐喻和虚拟的叙事方式的手段,通过生活的民俗文化行为和文化仪式完成其生存心理的需求目的。每个民族乡村里的妇女传承群体,她们首先是地方文化传统的记忆者和文化习惯的携带者,同时她们共通的文化属性中又包含着人类共有的生物体的本能。在剪纸的手工制作中其民间艺术思维更靠近人的心理视觉本能和非逻辑的视觉表达。民间剪纸的手艺过程更多的是来自于人自身内部携带的文化习惯和手工造物的经验传统。民间艺术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源自她和人类自身生物体的本能和文化活态性的习惯。可以说人与生活、与自然和神灵、与生命和死亡的经历和触摸,构成了民间艺术的永恒性。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的村社调查,打开了一个本土艺术认知的大门,为我们从世界剪纸艺术认识中国剪纸提供了全新的、鲜活的文化信息。剪纸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行为无论选取的是什么材料,在平面材料上的剪形与刻形,成为不同民族最具日常性与手工性的生活传统,手工性、平面性、生活需求的日常性,以及纹饰隐喻的象征性,成为多民族剪纸共有的文化特征。

#### 4.8 不同民族和区域剪纸具有不同的文化形态和表达形式

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其文化思维在不同的民族区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状态。东北地区萨满文化区的一些民族的剪皮传统,体现出更具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的原始性思维特征,她们以岩画般的简约剪影式图形,表达自己生活中熟悉的游牧动物形象。西南地区的一些迁徙过来的少数民族由于其族源靠近中原地区,她们的许多剪纸纹样在花草类型上与汉族剪纸有关联和相似的地方。云南小乘佛教文化区域的剪纸,更具有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特征,无论是纹样或剪纸的形制都带有亚热带的自然特色和宗教的程式化色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和一方文化,少数民族剪纸体现的也正是在人与自然这个基点上的文化选择。

## 5 结 语

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学科发展七十年历史中,中国乡村的剪纸研究一直是学科学术发展的代表性个案,无论是延安时期对民间剪纸的采风与学习、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社会化的社团普查与推介工作,以及大学的科研与教学、剪纸的申遗保护,中央美术学院在剪纸艺术研究领域的学术与艺术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美术学院七十年的剪纸研究学术发展史,在催生着中国剪纸学的建立,也带动了中国民间美术教育传承的文化认知与艺术创作教学实践。剪纸作为一个文化物种,其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对大学艺术教育与建立本土文化体系的学科发展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剪纸传统是一笔丰厚而又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不仅为我们展现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多样的文化积淀,丰富的纹饰谱系,而且是不同民族文化信仰与文化思维的反映,剪纸是一种活态的文化传统,不同民族剪纸传统关联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方式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古老而又真实的文明。活态文化的共生性,使剪纸和服饰、节日以及婚俗等人生礼仪和多类型祭祀仪式等有着广泛而紧密的关联,剪纸是一个多面体的文化宝石,它折射出活态文化中多视角多层次的文化内涵,而乡村妇女在剪纸中的艺术思维传统和艺术创造本身就蕴含着意义丰满的社会学和艺术学价值,多民族剪纸传统是本土当代艺术发展的灵感源泉。

(编辑 詹燕平)